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学术丛书

索绪尔与结构主义语言学

刘富华 孙维张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索绪尔与结构主义语言学/刘富华,孙维张著. —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5

ISBN 7-5601-2822-X

I.索... II.①刘...②孙... III.索绪尔,F.(1857~1913)—结构主义(语言学) IV.H0-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32930 号

索绪尔与结构主义语言学

刘富华 孙维张 著

责任编辑、责任校对:刘子贵

封面设计:孙群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明德路3号)

吉林大学出版社发行
长春市永恒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9.375
字数:162千字

2003年6月第1版
2003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册

ISBN 7-5601-2822-X/H·325

定价:20.00元

序 言

《索绪尔与结构主义语言学》是吉林大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课，该课孙维张先生导夫先路，刘富华教授踵事增华。十余年来，此课以其视角的新颖、方法的科学、资料的翔实、理论分析的深入精当受到研究生的欢迎和同行专家的好评；不仅使研究生在把握语言学基本理论的同时对结构主义思潮和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本质、特点、意义及其产生发展有总体上比较准确的认识，而且使他们对作用于整个 20 世纪人文科学的结构主义及结构主义语言学也有了广泛深入的了解。

两位先生又在其讲稿的基础上砥砺研磨，扩充深化，进而撰写出《索绪尔与结构主义语言学》这部学术力作。这部著作既有对语言学基础理论系统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又有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学术思想发展影响以及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前沿理论的客观而精当的介绍和评价，并且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角度切入，对整个语言学理论进行了宏观和微观的系统研究，使这一研究具有了一定的创新意义。目前我国学术界尚无

此方面的专著，这部著作的问世，无疑起到了填补空白的作用。

孙维张先生是我的老师，刘富华教授是我的同学、同事，承二位对《索绪尔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成书过程及内容作了如上介绍，挂一漏万，在所难免。读者细读此书，相信会有更多的发现和收获。

徐正考

2002年11月20日

目 录

一、索绪尔语言学产生的背景	(1)
§ 1 索绪尔以前的语言学	(1)
§ 2 索绪尔生活的时代与相关学科	(27)
§ 3 索绪尔其人及其学术道路	(42)
二、索绪尔的语言学思想	(49)
§ 4 索绪尔语言学思想概观	(49)
§ 5 索绪尔关于“真正的语言科学”的学说	(57)
§ 6 索绪尔关于语言、言语区分的学说	(69)
§ 7 语言的符号性和符号学	(81)
§ 8 语言符号系统的两种形态	(96)
§ 9 共时语言系统的两种关系	(116)
§ 10 语言的价值	(127)
§ 11 索绪尔语言学思想的评价	(140)
三、结构主义语言学派	(156)
§ 12 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产生、发展与流变	(156)
§ 13 布拉格学派	(166)
§ 14 哥本哈根学派	(179)
§ 15 美国描写语言学	(191)
§ 16 描写语言学理论思想及其贡献(上)	(206)

§ 17	描写语言学的理论思想及其 贡献(下)	(223)
§ 18	伦敦学派、巴黎学派、(新)莫斯科 学派	(242)
四、	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及评价	(254)
§ 19	结构主义语言学在中国	(254)
§ 20	结构主义语言学对其他学科的影响 ...	(270)
§ 21	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评价	(285)

一 索绪尔语言学产生的背景

§ 1 索绪尔以前的语言学

索绪尔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鼻祖，他的理论思想和方法奠定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基础，但是索绪尔的语言学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是在前人语言研究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而来的。从整个语言学史来看，他的语言学思想以及在他思想的影响下产生的结构主义是语言学史这个链条的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作为一个环节来说，它与链条的前后环节是紧密联系的。相对于前面的环节来说，它既是一种继承，又是一种突破和发展，因此要想了解索绪尔和结构主义语言学，首先就要了解索绪尔以前的语言学，把索绪尔语言学思想放到整个语言学史的大背景上去审视它、去评价它，去研究它，才能清楚地认识它的价值，正确地评

价它的成就，公允地看到它的缺陷与不足。所以在介绍索绪尔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索绪尔以前的语言学。

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思想形成于20世纪初叶，其标志是由他的学生整理出版的他在日内瓦大学讲授语言学的讲稿——《普通语言学教程》。该书于1916年出版。这是一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在语言学的研究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作用。我们这里所做的语言学史的回顾，便以此为基点向前推移，直至初始时期的语言研究。这样，我们就把此前的语言学史划分为六个时期：

- (1) 语言“研究”的原始拜物教时期
- (2) 上古语文学时期
- (3) 中古语文学时期
- (4) 文艺复兴时期
- (5) 18、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时期
- (6) 18、19世纪的普通语言学

1.1 语言“研究”的原始拜物教时期

这一时期谈不上对语言的研究，也不能成为语言学史，但是人类是从这一阶段过来的，人们对语言有一定的认识。这种认识虽然谈不上什么科学，但它是一切科学研究的元始、源头，而且对后来的人们研究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有着深刻的影响。就语言学来说，直至今天一般人对语言的认识仍然有它的影子。

语言原始拜物教时期，整个人类文明处于蒙昧和

愚昧的时代，人的智慧尚未得到开发，人对自然界和初民社会的认识还处在朦胧阶段，对一切事物都有一种神秘感，对语言的认识也是如此。人对自己为什么会说话，说出话来家族的其他人或同一氏族甚至同一部落的人为什么能听得懂？这一切究竟是谁决定的，是谁主宰的？无法理解，于是就归结于神灵，认为是神灵创造了语言，语言具有人力所达不到的作用，把语言当做神灵来看待。

首先，他们认为语言是神创造的。事物所以有名字，那是神赐予的；而且是有了名字之后才有该事物，名字在事物之前，名字是产生事物的本原。在西方，基督教的《圣经》里，就清楚地记载了这种观点。《新旧约全书·创世纪》第一章：“起初，神创造天地……神说：‘有光，就有了神。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和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于是就有了晚上和早晨。人们做许多事情，不是靠自己的力量，而是求助于神明。语言是人和神明沟通的最好途径，具体做法就是占卜。”《新旧约全书·创世纪》第二章还说：“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神用土所创造的亚当）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它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在中国则传说是黄帝的史官仓颉创造了文字。其次，原始人认为语言有一种超人的物质力量，人们在无助的情况下求助于语言，商代的甲骨卜辞就

是最好的证明。原始社会甚至奴隶社会初期，人们将求助的内容刻在甲骨上，经过具有一定仪式性的烧烤之后，巫师们看到甲骨上不同的烧烤裂纹，便知道了神对人的答复和预告，巫师们便把这种答复和预告刻在甲骨上，便是占卜的结果。占卜的过程，就是充分发挥语言“神力”的过程。语言不但表达人的意志和愿望，还能直接“实现”人的意志和愿望。

这就是原始人的语言观，我们把这种语言观称之为“语言拜物教”。

语言拜物教，反映了原始人对语言的使用和认识。他们对语言的使用，谈不上科学；他们对语言的认识也不是科学的语言学，但它们却对后代以至于今天仍然发生影响。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语言拜物教的认识与活动并没有停止，一直到今天仍然有种种表现，在人们生活中留下浓重的痕迹。中国秦汉时期有所谓“讖纬”（chènwěi）之学。讖：秦汉时巫师方士编造的预示吉凶的隐语；纬：汉代神学迷信附会儒家经义一类的书。古典小说《红楼梦》第二十五回所写的“魔法姊弟逢五鬼”就是一种语言拜物教手法企图致害他人的行为。今天，偏远、封闭、落后的地区，仍有巫师利用咒语在“驱邪治病”；有些地区还有“扶乩”求取预言的活动；此外以明清两代为最甚的“文字狱”，今天村俗俚语中的诅咒性的詈骂语都是语言拜物教的表现。

1.2 上古语文学时期

所谓上古语文学指的是公元前4世纪~公元2世纪人们对语言所做的研究。语文学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科学的语言学，它是语言学的前身。语文学为什么不能算作真正的语言学呢？因为它研究的不是语言系统，而是使用语言所形成的话语或话语片段，或者是构成话语的词语；而且不是研究普遍的话语，而只是经典文献的话语。它们总结出的语言使用的规律，也不是语言系统的整体规律，只是一些片段，它们把这些片断的规律，当做一种不可逾越的规范。其次，语文学研究话语的目的也不是为了了解语言系统，而是为了解经，即解释经典文献；有的则是通过话语片断的研究，去研究哲学、逻辑。但是语文学为科学语言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积累了丰富的资料，探索了语言科学建立的途径，也在一定方面总结了语言的构成和使用的规律。上古语文学主要在三个文明古国（古印度、古希腊罗马、古中国）展开的，并且各自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古印度的语言研究，是语言学的摇篮，开了世界上语言研究的先河。古印度在公元前5世纪时口语和书面语已经分化，梵文已经不再作为日常生活的交际工具了，但它仍是宗教生活的工具。那时印度人多数信奉婆罗门教，婆罗门教的最权威的经典《吠陀经》是用梵文写成的。《吠陀经》中的一部颂诗集《梨俱吠陀》成了当时人们语言使用的必须遵守的规范。于是

古印度的语言研究便从诠释《吠陀经·梨俱吠陀》开始了。大约于公元前3世纪或前4世纪的后半叶，有一个叫巴尼尼（Panini）的人写出了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第一本语言学著作《巴尼尼语法》。《巴尼尼语法》是一部宏编巨作，全书共有8篇，被称为《梵语语法八篇》。内容包括语音、用词、语法等3996条语言使用的规则，都是从《吠陀经》经文中整理、归纳出来的。公元前3世纪和前2世纪有梵罗鲁基（Vararuki）、波檀奢黎（Patanjali）和婆尔塔梨尔（Bhartharil）分别做了注释。

古希腊、古罗马的语言研究，奠定了传统语言学，特别是传统语法学的基础。

古希腊的语言研究首先是由哲学家们发动的，著名的古希腊三大哲学家苏格拉底（Socrates，约公元前470～前399）、柏拉图（Plato，约公元前428～前348/347）、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都先后参与、发表了意见。他们的讨论是从哲学领域开始的，主要辩论“名”和“实”的关系，所以我们把古希腊、罗马的语言研究称为语文学，原因就在于此。从名实辩论开始，古希腊的语言研究进入了语法领域。先有亚里士多德和斯多葛学派的语法研究，后有亚历山大里亚语法学派对希腊语的语法进行了分析。公元前2世纪阿波罗尼·狄斯柯利（Apollonii Dyskoli）写出了《论句法》一书，其后弗拉基斯基·狄奥尼西（Dionysii Thracie）写了《语法术》的著作。这是最早

的希腊语语法学的著作。

古罗马的语法研究直接继承了希腊语法学的衣钵，并且是由两个希腊学者传播过去的。这里面有两个重要人物：一位是希腊语的语文教师狄奥尼修斯·特拉克斯（Dionysius Thrax），另一位叫做克拉特斯·马卢斯（Crates of Mallus）。克拉特斯是斯多葛哲学家，又是希腊语语法学家。狄奥尼修斯到罗马去教授希腊语，把希腊语语法学直接带到了罗马；克拉特斯在大约公元前170年的时候，以帕加马国王欧迈尼斯二世特使的身份去了罗马，在罗马进行了语法学的演讲，后来因为爬山摔断了腿，不得不在罗马留下来教希腊语。后来，他们的学生继承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写出了系统的、完整的拉丁语法学著作。最著名的是马尔库斯·捷连修斯·瓦罗（Marrcus Terentius Varro，公元前116～前27）写出了25卷本的《论拉丁语》。这部著作成了其后罗马各语法学家写作的底本，可惜现在只留下了6卷，但是它的影响一直保留到现在，整个传统语法学都是以它为蓝本的。

中国上古的语文学也十分发达，从公元前770～公元220年，前后历经八百多年的时间。首先是哲学上的关于名称问题的论辩，孔子主张“名正言顺”，做事要从“名”出发，用“名”来制约“行”；后来的荀子则主张“约定俗成”，写出了著名的论文《正名》篇，强调“名”是由“实”决定的；庄子引用老子的观点，论述了名实之间的辩证关系；公孙龙子则从逻

辑的角度强调了属与种之间名称的差别，把古代语言哲学的论辩推向了一个高潮。此后，汉代的注释经典之风大大兴起，一时之间训诂大家纷纷涌现，对《诗经》的注释有齐、鲁、韩、毛并争，对《春秋》的注释则出现了《公羊》、《谷梁》、《左氏》三传；训诂大家郑玄的出现，训诂学词典《尔雅》的编撰成功，训诂学专著《释名》的完成，标志着上古语文学的成熟。更为可喜的是东汉许慎编撰了世界上第一部最完备的字典《说文解字》；扬雄的《方言》则开了语言地理学的先河。汉代末期，中国语文学的三大基本学科：训诂学、文字学、音韵学，已有两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3 中古时期的语文学

我们所说的中古，即人们常说的中世纪，大致是指从公元3~14世纪末的一千多年的时间。在这一段时间里，整个世界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宗教势力最为繁盛，最为发达。在西方，主要是天主教和改革后的基督教；在中国则是东汉明帝时由印度传入的佛教。宗教是人类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它在人类发展史上起过积极的作用，也有严重的消极的影响。在西方，宗教势力压制了科学、文化的发展，其中包括语言的研究在内；在中国，宗教则帮助封建统治阶级维护统治，延缓了经济的发展，整个中古时期的一千多年语言研究也没有大的进展，但是它也在某种程度上对音韵学的建立和发展及中国传统语文学体系的构建起到了某种促进作用。总体上看，中世纪的语言

研究几乎处于停滞状态，虽然宗教语言的研究有些进展，但是成果也少得可怜。就世界的科学、文化发展来说，这是一个最“黑暗”的时期。整个中世纪里，语言的研究一直是十分沉闷的。如果说有什么值得可提的，那就是阿拉伯语的研究，思辨语法以及第二次名实之争。

阿拉伯语属于闪含语系的闪语族的语言，发源于阿拉伯半岛，公元前已经有了自己的文字，自成体系，右起左行。主要分布在非洲东北部的埃及、利比亚、摩洛哥、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等国和中亚的沙特阿拉伯、约旦、伊拉克、黎巴嫩、科威特等国。公元7世纪~8世纪，随着大食帝国版图的扩展和伊斯兰教的传播，阿拉伯语的分布越来越广，成为现在的状况。7世纪末，默哈墨德用阿拉伯语写成了《可兰经》，至11世纪末，阿拉伯语成为一种影响面很广的国际性的语言文字。阿拉伯人很早就有了发达的文化，在哲学、天文学、数学、化学和医学等领域都有很好的著作；阿拉伯文字在世界上很有影响，在商业上、政治上、宗教上被广泛应用。波斯文、阿富汗文、印度的乌尔都文以及我国的旧维吾尔文都是用阿拉伯字母拼写的，全世界应用的十个自然数的符号就是阿拉伯数字符号。阿拉伯语的研究在8世纪从伊拉克开始，有三个学派：巴施拉学派、库法学派和巴格达学派，都是以城市的名称命名的。他们分别编写了标准的修辞学课本，大型的阿拉伯语词典，在语法学方面也有一定的探讨。

思辨语法是中世纪语言研究惟一值得称道的。思辨语法，并不是传统意义的“语法”，实际上指的是包括语法在内的整个语言。他们认为语言所以能够成为认识世界的工具，关键在于语言中的“词”。词，一方面同人的心志有联系，一方面同它所代表的事物有联系。思辨语法的理论，实际上是在上古亚里士多德哲学与中世纪的宗教哲学相结合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仍然没有摆脱宗教桎梏的约束。他们研究的主要对象仍然是书面拉丁语，其实当时书面拉丁语研究分化，只在宗教活动中应用；鲜活的口语是在民间拉丁语的基础上产生的，在人们的一般社会生活中已经得到了普遍的应用。早期的思辨语法在中世纪初期就已出现，最有影响的学者是波依修斯（Boethius, 480 ~ 524），它提出了语言具有普遍性的观念。这一观念对后来的哲学和语言学有一定的影响。12世纪中期，出现了彼得·海利亚斯（Peter Helias）的“语法逻辑化”的主张，对13 ~ 14世纪的思辨语法研究起了推动和促进作用，并影响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唯理语法。到了中世纪后期，13世纪出现了希思帕尼斯学派。希思帕尼斯（Petrus Hispanus）出生于13世纪初，后来成了医学和逻辑学的权威人物，他把语言表达分为意义、假设、名称的理论，对后来的初期语义学研究有一定的影响。

中世纪后期（11 ~ 12世纪），西方再一次爆发了“名”、“实”之争，这场争论，实际上是上古那场名实争论的继续或重演。一派被称为唯实主义，与之对立

的则是唯名主义。唯名主义认为：现实存在的只是普遍的概念，而与这些概念相一致的事物和现象，只是概念的副本。这种主张实际上认为概念决定事物和现象，事物和现象只是起到认证概念的作用。唯实主义则认为：实际存在的只是那些各具特性的个别事物，人们的思维则是从这些事物对象中引申出的普遍概念。这种主张实际上认为是事物和现象决定概念。这场辩论为宗教改革作了准备。

在中国，这一段时间恰好是魏晋到元代末期，公元3世纪~14世纪末。这一段时间里佛教十分兴盛发达，和欧洲的情况不同的是，宗教没有形成对文化的桎梏，而是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一种“添加剂”的作用。在语言的研究方面，由于佛教的传入，带来了梵语研究的影响，产生了汉语音韵学，使中国传统语文学学科体系的完成，建立起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三足鼎立的完整学科体系。隋朝开始到宋代，音韵学中的今音学、等韵学十分繁荣发达，隋韵、唐韵到《广韵》的编纂，对汉语中古语音系统的研究十分深入细致，而且增加了辞书的一个新的品种，突出了非表音体系文字的特点，排除了非表音体系文字的语音研究的障碍，并取得了极其丰硕的成果，为今天汉语语言学的研究积淀了丰富的经验和资料。

1.4 文艺复兴时期及以后的语言研究

欧洲的文艺复兴是一场文化和科学的革命，它突破了中世纪宗教对科学、文化发展的桎梏，最终使资